

随园听蝉

□上海 成健

第一次走进东方最美丽的学府,走进南师随园,是40多年前的九月,新生入学第一天。我初始印象最深刻的,不是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建筑群,而是那声声不息的鸣蝉。

其实我曾是听腻了蝉鸣的。苏北水乡,草木丰茂,房前屋后的高树上,从暮春到初秋,都响彻蝉的歌声。村童们熟悉蝉的习性,有时在树上树下寻找棕黄色的蝉蜕,积少成多了便去村里诊所换钱,因为那是一种中药材;有时将面团粘在长竹竿顶端,用它来捕蝉玩。少年岁月里对蝉鸣并不在意,但只身一人乍到省城,听到从小就灌满了耳朵的蝉鸣,竟有一种亲切感。

那时的随园,青砖围墙古朴典雅。墙外车水马龙,墙内却围住了校园的宁静。云淡风轻的天空下,蝉鸣激越,此起彼伏,真没想到城市里居然有如此强悍的秋蝉。有了浓荫的遮蔽,九月的随园并不让人觉得燥热,蝉鸣也不让人觉得烦躁,反而在行走之间,忽然想驻足聆听片刻。

而今重返校园,我伫立在中大楼前的大树下。阳光透过密密层层

的树叶,在草坪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抬头看,叶片被阳光照耀得几乎透明,有的绿,有的黄,脉络清晰可见。在随园随便哪个角落都能听见蝉鸣,可知它们必定隐居树巅。我曾自许心怀捕蝉绝技。沿乡间泥路,两边长着高大的垂杨,蝉鸣嘹亮,声盖群鸟,有些少年只是在侧耳或仰面之间,就能精准断定它的方位。但随园的树远比家乡的高而密,枝叶错杂,很难准确判断鸣蝉究竟躲在哪片叶子后面。

蝉的叫声单调、稳定而持续,不知疲倦。蝉鸣仿佛粘于每一片绿叶之上,繁茂的绿叶在风中哗哗作响,这是为它而伴奏的和声,十分协调。久而久之,你听惯了蝉鸣,而哪一天,你突然感到耳边缺了点什么,才会惊异地发现,蝉不再鸣叫,秋天一定已经很深了。

风刀霜剑严相逼,岁岁蝉鸣有尽时。随园的四季是温润的,就算秋风萧瑟,也没有寒蝉凄切。而晚秋的蝉鸣,就算是告别的绝唱,也一如既往气冲霄汉。因为它们曾在黑暗的地下静静忍耐、默默成长,而一旦蜕去外壳,登临高树,怎么

能不在阳光下迸发激情引吭高歌呢?

中大楼门前的草坪上,几位大师或坐或立,他们的雕像神态安详,或许他们也在倾听。那么大师们懂得蝉鸣的含义吗?我曾试图用色谱来表示声音,倘若真的能够,我想那蝉鸣便是秦砖汉瓦的格调吧,是中大楼的古色古香吧,它朴素而单调,厚重而深沉。不知它们是否聆听了国学大师们的讲学、是否受到过唐诗宋词的熏陶点化?

弹指间,40多年过去了,容颜渐老,鬓发染霜。今番重回随园,景物亦今非昔比,唯有蝉鸣依旧,撩起我对往日的万千思绪。树有年轮,而蝉鸣无痕,即使你翻遍所有飘落的秋叶,也找不到任何印迹。蝉是唱给大树听的,没有大树就没有蝉栖居的地方。大树不仅给随园带来缤纷的春光和秋色,也带来婉转的鸟啼和昂扬的蝉鸣。蝉也是唱给人听的,只是人们常忽略了它们的存在,忽略了它们不倦的嘶鸣。

感谢蝉,感谢它们激扬的歌唱,伴我们走过了大学时代那些青涩的日子。

沙湾邂逅大盘鸡

□贵州贵阳 赵宽宏

没去新疆前,不知道大盘鸡具体是怎样一道美食,望文生义地理解,大概说的就是“一大盘的鸡”。

在乌鲁木齐时,友人哈哈一笑,卖关子道:“说‘一大盘的鸡’,也对。过几天,有机会带你去见识正宗的‘一大盘的鸡’。”几天后,真的机会来了。

从石河子到塔城去,车到一个叫“沙湾”的地方,友人便拐了下去,感觉好像是在城里转了几圈,到一家不大的饭馆前停住,告诉我说:“我们今天中午,就来‘一大盘的鸡’。”然后他用贵州话对饭馆里的人叫道:“‘一大盘的鸡’咧!”里面出来一人,用相仿的声音说:“吃大盘鸡啊?”我听得,是四川话;四川话和贵州话差别不是太大,但我能听出来。友人说,在新疆,炒大盘鸡的馆子基本都是四川人开的,用贵州话吼一声,都听得懂,都觉得亲切。

品茗谈叙,几袋烟工夫,随着一声粗犷的“来啦”,大盘鸡上桌了。那盘,其口径实在可以称盆,像以前洗脸洗脚的盆那么豪放,实在配得上那一声“来啦”,我认为直接

叫“大盆鸡”好了。以盆为盘,北方人见惯了,不足为奇,可用惯了小盘小碟的南方人见了,就不免咋舌。记得第一次到山东出差,不明南北碗盘的差异,两个人在饭馆点了三菜一汤,那时虽然还年轻,食量还大,却怎么也没能吃完。但山东那盘,与眼前大盘鸡的盘比起来,又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友人望着我说:“应该说,这才是正宗的‘一大盘的鸡’哎。”

再看那盘中,红的青的黄的白的,鸡肉、土豆、青红椒,五颜六色,印象派的油画一样热烈灿烂,再没有胃口的人见了舌根下也会渗出涎水的。只一声招呼,一群人的筷子直奔主题。鸡肉爽滑不柴,土豆脆面适中,其辣其麻也都绵柔,这就勾引了很多地方人的胃口。最让我想不到的,是盘的下面浸透了鸡汁水的阔面条,那才叫一个鲜美!再说那面条的“阔”,是不能用“宽”来形容的,而是其他地方没见过的。店小二听我这么一说,在一边笑道:“新疆一大怪,面条像裤带。”还真蛮形象的。

有人总结说,大盘鸡这道菜聚集了好几个省的人的饮食习惯。大盘鸡,表现了新疆人的豪爽;麻辣鲜香,那是四川人的最爱;面条宽阔,是陕西人的面食传统;把饭做成一锅“大杂烩”,是河南人的拿手戏。因此我想,正是因为有了这四海相聚、五味同烩的历程,使这么多的文化元素相互结合、融汇、渗透,取长补短,才成就出大盘鸡独有的特色。

现在说起大盘鸡,好像大家都知道是新疆的一道美味,其实它就是在沙湾诞生的,因此友人才带我来品尝正宗的“一大盘的鸡”。沙湾位于天山北麓的中段、准噶尔盆地的南缘,古丝绸之路的北道打这里经过,据说其境内曾设有四处驿站,自古至今交通都比较发达,欧亚第二大陆桥新疆铁路和乌伊公路、呼克公路自南至北横穿县境,是我国陆上通往欧洲最近的必经之地。

大概正因为地处交通要道,西去东回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聚分离合,才最终成就了大盘鸡这道美食的吧!

花中隐士

□湖南武冈 林日新

上周,妻子陪我体检,发现我的血压偏高,还有脂肪肝。医生建议我吃点野菊花茶。

一提起野菊花,我的心便飞回雪峰山深处的故乡青石湾——那个山上终年飘着白云的小山村。少时,我们小孩子扯猪草,野菊花是最受欢迎的野草。

春风和暖,野菊花萌发了,田埂、路边、山脚、篱笆,到处是绿绿的、嫩嫩的。往往扯了不到一个时辰,草筐里便有了大半筐了。夏日炎炎,野菊花随着飙升的气温蓬勃繁荣,不知不觉,村前村后被高高的绿篱笆围着,层层梯田的高田埂上披着浓绿的藤蔓,后面的山坡上像盖着一层厚厚的绿毯。秋风萧瑟,草木凋零,野菊花却走向了生

命的盛期;漫山遍野的野菊花举起无数“小向日葵”对着天空微笑,在这个萧瑟的季节抹上了一层金黄的暖色调。

野菊花盛开时,山民们呼朋引伴,三五成群地提篮背篓,从村子走向田埂、山坡,欢天喜地地采摘野菊花。有人拿回家晒干,做了菊花枕;有人拿回家煮茶,做了菊花茶;有人则把它晒干,送到山外的药店去换钱来贴补家用。

在中国古典文学中,梅、兰、竹、菊被称为花中四君子,其中菊花又以洁身自好、凌霜自傲、冷艳清贞的品质被称为“花中隐士”。不过,我却认为只有野菊花才真正称得上“花中隐士”。后世培植出许多名贵的菊品种,已从深山走入俗

世,成为文人雅士的赏玩之物,早就配不上“花中隐士”那洁身自好等品质了。

如今的国人所观、所赏乃至所咏之菊,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丛丛姹紫嫣红、花团锦簇、雍容华贵,富贵之气早已赛过牡丹了。仅仅从菊花展上的名称看:画罗裙、霓裳舞、懒梳妆、鸳鸯带、紫双凤、金雀屏、玉手调脂、赤龙腾辉、淡扫蛾眉、柳浪闻莺等,美则美矣,但早已丧失“花中隐士”的本性了。

妻子打电话给老家的父母。现在正值盛夏,野菊花还在蓬勃生长,未到花期,新鲜的野菊花肯定是没有的。一会儿,母亲说:“家里还存有一些干野菊花,明天给你寄去吧!”

茶泡饭

□泰州 李晋

三伏天的傍晚,全身烦躁,索性盛一碗中午煮的米饭,浇上温开水,就着酱黄瓜、萝卜干等小菜,一勺一勺地舀着吃。吃至见底,心情平复,看着窗外绚烂的晚霞,觉得热天也不那么厌烦了。

吾乡将开水称作茶,把茶水称作茶叶茶,故以水泡饭称为茶泡饭,以茶水泡饭还叫茶泡饭。茶泡饭质态介于饭和粥之间,不软不硬,米粒分明,鲜亮润泽,扒完带着咬嚼劲的米饭,喝着化身为米汤的开水,充饥解渴,两全其美。

茶泡饭非新生事物,明末名士冒襄在《影梅庵忆语》中回忆爱妾董小宛生前“每饭,以芥茶一小壶温淘,佐以水菜、香豉数茎粒,便足一餐”。以汤色柔白的芥茶泡饭,舒展开来的米粒像白色的星星,让承载它的瓷碗黯淡无光。茶香与稻米香如名士与美人的爱情,在起伏中和谐交融,飘散出芬芳的诗意。

俗谚“好看不过素打扮,好吃不过茶泡饭”,虽无法穿越时空见上董小宛一面,但我想,一个人的饮食习惯能反映出其生活中的态度,喜欢茶泡饭的董小宛一定是素面朝天的女子,这类清爽朴素的女子耐看,也更能令人着迷。于是,也就有好事者将董小宛与清朝顺治帝拉上姻缘,虚构出顺治

不知道

□广东深圳 逢维维

当父亲从重症监护室转到康复科时,我迫不及待地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。

怎么眼只有左手左腿会动?怎么眼神呆滞目光涣散,不认识我们了?怎么肺里的痰总是吸不完?什么时候能拔出鼻饲、尿管?什么时候能恢复意识?什么时候右边能动……面对我一堆的“什么时候”,医生总是回答“不知道”。

在“不知道”中我焦虑抑郁,崩溃得大哭。直到医生大声呵斥我,“脑中风康复是长期的过程,也许半年、也许一年、也许两年、也许……就你这样,怎么能照顾好你父亲?”“不知道也是希望!”

啊?不知道也是希望?我一遍遍咀嚼着这句话,重新审视“不知道”这三个字。

一颗珍珠要在黑暗中经历多少不知道的等待,才能有耀眼的光芒?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,要在黑暗中经历多少不知道的等待,才能迎起来起飞?一颗小小的种子,要在泥土里经历多少等待,才能成为一棵参天大树或一朵花?在等待中,它们要经历多少不知道,才能迎来新生?

我多了安静,少了浮躁;我多了牵挂,少了吵闹;在不知道中,

帝舍弃江山,为之出家为僧的故事。

茶泡饭能雅能俗,能让人返璞归真,老派文人叶灵凤把“赤了双脚,仅穿汗衫,吃一碗茶淘饭充饥”当作人生的一种享受,这与他平日里西装革履的形象有很大出入。这样的叶灵凤,或许是最本质的叶灵凤,爱书的他曾说过“摊开每一页书,我不仅能忘记我自己,而且更能获得我自己”,在茶泡饭面前,他大概同样可以获得这样的感觉。

满天星辰下,一大海碗茶泡饭摆在小方桌上,三五朋友围坐周边,拿小碗分食。人手一个咸鸭蛋,一碟咸菜丝,无需酒来助兴,也是一顿增添情谊的好伙食。饮食上的简单不代表心灵上的匮乏,在日渐浮躁的社会,简单会带来安宁;在人心疏离的世间,简单会带来温暖;在琐事繁多的日常,简单会带来自在。健康的人生,必须删繁就简。

用开水泡饭,还是茗茶泡饭;泡的是糯米,还是粳米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从茶泡饭中获得安逸和踏实以及其他一切美好,就像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那样,从中收获佳句——谁家莲花吹散,黄昏茶泡饭。此句我很喜欢,久读不厌。

我严格按照医生说的,在护理中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,无菌操作吸痰,体温终于控制住了,医生高兴地说:“这就对啦,做好护理,就是你的知道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,由不知道到知道,是一步步做出来的、走出来的,熬出来的。不知道,就是最好的希望。

不知道也是一种幸福。面对疾病,面对生命,面对爱情,面对一切想要答案却没有答案的不知道,这种幸福,来源于在ICU病房48小时内抢救三次的王大爷说:我不怕死,但怕孤子的孩子在我死后就是孤儿了,为了能继续阻挡在孩子和死神之间的那堵墙,我再累再疼都要咬牙坚持练习站立、走路、上下台阶……在不知道的康复中,孩子是我死神之间的那堵墙。

不知道是人生中最痛苦的部分,也是人生中最有希望的部分;如果你的天空一片漆黑,那就等待这一缕希望。

当我不再苦苦追问医生时,当任何人对我说出“不知道”三个字时,我不再激动愤懑,而是欣慰于他们让我在真实中看到,不知道也是希望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58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